

(二)戀仙鳳坡松蔡

蔡松坡將軍戎裝照

在北平和袁世凱虛與委蛇時期的



美人薄命俠女風塵

楊度是「帝王師」，是「曠代逸才」，同時也是落拓不羈，寄情聲色的大名士，自從籌安會起，八大胡同是他每晚必去之地。蔡松坡既然經乃師梁啟超授計，決心假降，近墨者黑，當然就祇好每晚陪着楊度「逛胡同」，「打茶圍」，由

蔡松坡鳳仙戀

(一九七八年八月初刊·二〇〇三年三月重刊)

(二)

王培堯

於他對花錢的老爺這調調很外行，破題兒第一遭「挑人」，幾幾乎就要把他難倒。楊度等人和妓院龜奴極力攙促，從旁介紹，當他聽說那晚所到的雲吉班居然有北京城裏獨一無二的湖南「姑娘」小鳳仙，他彷彿解決了難題般的說：

「就叫小鳳仙吧。」

一句話，就此讓小鳳仙一砲而紅，既償了五百年前風流孽債，又復成為北京城裏古往今來，僅次於賽金花的一代名妓。

小鳳仙當然不會想到往後她會馳名大噪，成了舉國皆知，傳誦多年的風流人物，但在當時，她已經深深感到受寵若驚，一筋斗跌進了青雲裏。她在後坦爽的告訴人家說：自從她墜入風塵，浪跡平康，她從未想到幸運之神果真會降臨到她頭上。想當年，袁世凱爲了穿龍袍，坐御椅，改元洪憲，即皇帝位，驟然之間吸引了多少新貴，由於袁世凱破釜沉舟，決心稱帝，連花事關瑣，門巷冷落的八大胡同，也爲之顯要畢集，車水馬龍的大熱鬧起來，形成空前未有的盛況。楊

度是籌安會的主持人，帝制的催生者，未來的新朝宰相，氣燄薰天，炙手可熱。蔡松坡更是楊度一心羈縻，必欲籠絡的英雄豪傑，這叫生意清淡，門可羅雀的小鳳仙，怎能不感恩涕零，以身相許的萬丈柔情？那時節，小鳳仙對蔡松坡真是一往情深，不克自己，她一心一意跟定了蔡松坡。

蔡松坡固然是不得已耳的在逢場作戲，但是普天之下的男子，總難峻拒異性的委身以事。蔡松坡當年只有三十四歲，縱使他是護國軍神，當代豪傑。但是在八大胡同的聲色場所中，他的定性與耐力，距離超凡入聖的境界尚遠。再加上楊度等人的多方撮合，力促其成，蔡松坡終究不是患得患失，方始坐懷不亂的柳下惠，他和小鳳仙終於難免肉袒相見，曲盡綢繆，童養媳，姨太太之外，蔡松坡算是走過了一遭桃花運。定情之夕，蔡松坡應小鳳仙之請，伏案揮毫，給她題了如左一聯：

不信美人終薄命；
古來俠女出風塵。

當時，小鳳仙還好整以暇的請蔡松坡補寫了上下款。

蔡東藩的一段記秘

蔡松坡和小鳳仙的一段情，從蔡松坡殲院，直到脫走，記得繪聲繪影，活脫紙上的，唯有蔡東藩氏在民十四前後，所寫的一大段，內容雖然偶有失實欠考之處，但是描繪當年情景，雖不中亦不遠矣，現在且將它摘記如次，俾中外讀者作個參考，同時，這也是洪憲前後北京官場現形記的另一面，頗有奇文共賞的價值：

蔡錕係湖南寶慶縣人，原名良寅，字松坡，暨年喪父，侍母苦讀，十四入邑庠，旋至省城時務學校肄業。這時務學校，便是新會人梁啟超所創辦，梁見他聰慧能文，很加器重，他復喜讀兵書，有志軍學，嘗自謂當學萬人敵，不應於毛錐中討生活。以此梁愈稱賞，目為高弟。至戊戌變政，時務學校輟業，錕復借資往滬，就業南洋公學，畢業後，回至湖南，適唐才常遙應孫文，舉義漢口，他頗與唐同志，竟去入黨。不幸事機被洩，唐被逮戮，沒奈何遁跡海外，徑往東瀛。巧值梁在日本，主撰新民叢報，聞高弟到來，殷勤接待，並為籌集學費，令入日本陸軍學校。校中多中國人，半係膏粱子弟，見他衣服陋劣，均嗤為窶人子，他亦不屑與較，惟壹意求學。嗣是益通戰術，到了卒業以後，復航海西歸，聞前時唐氏案中，未被株連，遂放着膽趨至廣西，投效戎行，得為下級軍官，歷著成績。時李經羲正巡撫廣西，調入撫署，一見傾心，即任為軍事參謀，

兼練軍學堂總辦。一切籌畫，無不建功。嗣隨李調任雲南，就新軍協統的職位。雲南起義，因大眾公推，進為都督，送李出省，臨別依依。此次楊度詰問，尚是未釋疑團，經他從容辯駁，反覺他理直氣壯，無瑕可指。惟楊度尚是未服，慢慢的檢出一張紙兒，遞給蔡錕道：「你既贊成帝制，應該向上頭請願，何不簽個大名？」蔡錕接過一看，乃是一張請願書，便道：「我在總統面前，已是請願過了，你要我簽個名兒，有何不可？」遂趨至文案旁，提起湖南毛筆，信手一揮，寫了蔡錕兩字，又簽好了押，遞交楊度，大家見他這般直爽，爭推他是識時俊傑，誇獎一番。蔡錕復道：「錕是一介武夫，素性粗魯，做到那裏，便是那裏，不似諸君子思深慮遠，一方面歌功頌德，一方面憂謗畏讒，反被人家笑作女兒腔，有些兒扭扭捏捏呢。」楊度道：「你何苦學那劉四，無故罵人，你既不喜這女兒腔，為何也眷戀着小鳳仙呢。」大眾聞了小鳳仙三字，多有些驚異起來，正欲轉問楊度，但聽蔡錕回應道：「小鳳仙麼？我也不必諱言，現在京中的八大衛衙，車馬喧闐，晝夜不絕，無論名公鉅卿，統借他為消遣地，就是今日在座諸公，恐也沒一個不去過的。但我去賞識小鳳仙，也是比眾不同，小鳳仙的脾氣，人家說他不合時宜，其實他也是獸頭獸腦，不慎作兒女腔，與人不合，與我恰性情相投，所以我獨愛他呢。」楊度笑着道：「這叫作情人眼裏出西施哩。」大眾道：「看不出這位松坡兄，也去管領花叢，領略那溫柔滋味。」蔡錕也微笑道：「人情畢竟相同，譬如諸公贊成帝制，我

也自然從眾。古聖有言：『好德如好色』，難道諸公好去獵艷，獨不許我蔡錕結識一妓麼？」大眾復道：「准你，准你，但你既賞識名姝，應該作一東道主，公請一盃喜酒。」語未畢，楊度又接口道：「應設兩席，一是喜酒，一是罰酒。」蔡錕道：「如何要罰？」楊度道：「行動秘密，有礙大公，該罰不該罰？」蔡錕道：「秘密二字，大言重了，難道我去挾妓，定要向尊處請訓。況你已經得知，如何算得秘密？不如緩一兩天，公請一席罷。」大眾拍手贊成，是時酒興已闌，杯盤狼藉，便陸續離席，次第散歸。

烟花隊中有此解人

小鳳仙是浙江錢塘縣人，流寓京師，墮入妓籍，隸屬陝西巷雲吉班，相貌不過中姿，性情恰是孤傲，所過人一籌的本領，是粗通翰墨，喜綴歌詞，尤生成一雙慧眼，能辨別狎客才華，都中人士，或稱他為俠妓，蔡錕軟禁京都，正具醇酒婦人計策，破掉那衷政府的疑心，既聞小鳳仙俠名，遂易服為商賈裝，至雲吉班探訪。小鳳仙出來相見，便識他為非常人，略略應酬，即詢及職業。蔡錕詭言業商，小鳳仙嫣然道：「休得相欺，奴自墜入火坑，接客有年，未嘗有丰采似君，令人欽仰，今日可謂僅見斯人了。」蔡錕道：「都門繁盛，游客衆多，王公大臣，不知凡幾，公子王孫，不知凡幾，名士才子，不知凡幾，我貴不及他，美不及他，才不及他，怎得謂僅見斯人？」小鳳仙搖首道：「如君所言，均非奴意。試思舉國委靡，國將不國，貴乎何有？美乎何有？才

乎何有？奴獨重君，因君面目中有英雄氣，不似那尋常人士，醉生夢死呢。」蔡鏐聞言，暗暗稱奇，但恐為袁氏指使，未便實告，只好支吾對付。小鳳仙竟嘆息道：「細觀君態，外似權嬖，內懷鬱結，奴雖女流，倘蒙不棄，或得為君解憂，休視奴為青樓賤物呢。」蔡鏐非常激賞，但初次相見，究未敢表示真相，經小鳳仙安排小酌，倍飲數觥，乃起座周行，但見粧臺古雅，綺閣清華，湘簾幾几，天然美好，回觀紅顏，雖未甚妖媚動人，恰另具一種慧秀態度，會被小鳳仙瞧着，迎眸一笑，蔡鏐頗難以為情，掉轉頭來，旁顧箱篋上面，度閱卷軸，堆積如山，信手展開，多是文士贈聯，乃指小鳳仙道：「聯對如許，何聯足當卿意？」小鳳仙道：「奴略諳文字，未通三昧。但覺贈聯中多是泛詞，不甚切合，君係當世英雄，不知肯賞我一聯否？」蔡鏐慨允不辭。當由小鳳仙取出宣紙，磨墨濡毫，隨即鎮紙下筆，揮染雲烟，須臾即寫好一聯，但見聯語云：

不信美人終薄命，古來俠女出風塵。

小鳳仙瞧這一聯，很是喜慰，便連聲贊好。且云美人俠女四字，未免過譽。蔡鏐不與多說，隨署上款，寫了鳳仙女史蔡正六字，再署下款。鳳仙忙搖手道：「且慢！奴有話說。」却說蔡鏐停住了筆，靜聽小鳳仙的話兒。小鳳仙恰從容道：「上款蒙署及賤名，下款須實署尊號。彼此迹都門，雖貴賤懸殊，究非朝廷欽犯，何必隱姓埋名，效那鬼蜮的行徑。大丈夫行事當磊磊落落，若疑我有歹心，天日在上，應加誅極。」蔡鏐乃署名松坡，擲筆案上。小鳳仙用手支頤，想了

一會，竟觸悟道：「公莫非蔡都督麼？」蔡鏐默然。小鳳仙道：「我的眸子，還算不弱，否則幾為公所給。但都門係蟻蛄地方，公何為輕身到此？」蔡鏐驚異道：「這話錯了，現在袁總統要做皇帝，那一個不想攀龍附鳳，圖些功名？就是女界中也組織請願團，什麼安靜生，什麼花元春，統趁勢出點風頭，我為你計，也好附入請願團，藉沐光榮，為什麼甘落人後？」小鳳仙嗤的一笑，退至几旁，竟爾坐下。蔡鏐又道：「我說如何？」小鳳仙恰正色道：「你們大人先生，應該攀龍附鳳，似奴命薄，想甚麼意外光榮，公且休說，免得肉麻。」蔡鏐又道：「你難道不贊成帝制麼？」小鳳仙道：「帝制不帝制，與奴無涉，但問公一言，三國時候的曹阿瞞，人品何如？」蔡鏐道：「也是個亂世英雄。」小鳳仙瞅了一眼道：「你去做那華歌荀彧罷，我的妝閣中，不配你立足。」蔡鏐道：「你要下逐客令了，我便去吧。」言畢，即挺身出外。小鳳仙也不再挽留，任他自去。蔡鏐返寓後，默思烟花隊中，却有這般解人，真足令人欽服。我此次入京，總算不虛行了。

過了兩天，又乘着亭午時候，往訪小鳳仙，鳳仙見了，恰故作噴容道：「你何不去做華歌荀彧，又到這裏來？」蔡鏐道：「華歌呢，荀彧呢，自有他人去做，恐尚輪我不着。」小鳳仙又道：「並不是輪你不着，只恐你不屑去做，你也不容瞞我呢。」蔡鏐笑着道：「我也曾請願過了，恐你又要譏我為華荀歌呢。」小鳳仙道：「英雄作事，令人難測，今日為華歌荀彧，安知他

日不為陳琳？」蔡鏐一聽，不由的發怔起來。小鳳仙還他一笑道：「奴性粗直，挺撞貴人，休得見怪！」蔡鏐道：「我不怪你，但怪老天既生了你，又生你這般慧眼，這般慧舌，這般慧心，為何墜入平康，做此賣笑生涯？」言至此，但見英字軒爽的女張儀，忽變了玉容寂寞的楊玉環，轉瞬間垂眉低首，珠淚瑩瑩。蔡鏐睹此情狀，不禁嗟嘆道：「好個梁紅玉，恨乏韓蕪王。」小鳳仙哽噎道：「蕪王尚有，恨奴不能及梁紅玉。」說到「玉」字，已是淚不成聲，竟用几作枕，嗚嗚咽咽的哭起來了。蔡鏐被他一哭，也覺得無限感喟，陪了幾點英雄淚。湊巧鴛母捧茗進來，還疑是鳳仙又發脾氣，與客鬥嘴，連忙放開笑臉，向蔡鏐說道：「我家這鳳兒，就是這副脾氣不好，還望貴客包涵。」口裏說着，那雙白果眼睛，竟管骨碌碌的看那蔡鏐上下不住。蔡鏐窺透肺肝，便道：「你不要來管我們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已從袋中，取出一個皮夾，就皮夾內檢出幾張鈔票，遞給鴛母道：「統共是一百元，今天費你的心隨便辦幾個小碟兒，搬將進來，我就在此夜餐，明天我要請客，你可替我辦一盛席，這洋錢即可使用哩。」鴛母見了鈔幣，好似蒼蠅叮血一般，況他初次出手，便是百圓，正是一個極好的主顧，便接連道謝，歡天喜地的去了。

洪憲新貴紛集香閣

此時小鳳仙已住了哭，把手帕兒揩乾眼淚，且對着蔡鏐道：「你明日要請何人？」蔡鏐略略說了幾個，小鳳仙道：「好幾個有名閣老，可惜

……「可惜！」蔡鏐道：「可惜什麼？」小鳳仙道：「可惜我不配做黨家奴。」蔡鏐道：「我有我的用意，你若是我的知己，休要使得着性子。」小鳳仙不待說完，便道：「這便是我們該死，無論何等樣人，總要出去招待。」說至此，眼圈兒又是一紅。蔡鏐道：「不必說了，我若得志，總當爲你設法。」小鳳仙又用帕拭淚道：「不知能否有這一日？我只好日夜禱祝哩。」蔡鏐正欲問他履歷，適時鴉母已搬進酒肴，很是豐盛，鴉母又隨了進來，裝着一副涎皮臉兒，來與蔡鏐絮語，一面且諄囑鳳仙道：「你也有十六七歲了，什麼竟管似小孩子，忽笑忽哭。與人囑氣。」小鳳仙聽到此語，就溜了蔡鏐兩眼。蔡鏐便向鴉母道：「你不必替他担愁，你有事竟管出去，不必在此費神。」鴉母恐蔡鏐惹厭，不敢多嘴，轉身自去，到了門外，尚遙語小鳳仙道：「你要殷勤些方好哩，休得慢客，若缺少什麼菜肴，只管招呼便是了。」

小鳳仙應了數聲。蔡鏐待他去遠，竟屏退侍兒，立起身來，把門闔住。小鳳仙道：「關了門兒，成什麼樣？」蔡鏐隨答道：「閉門推出窗前月，吩咐梅花自主張。」於是兩人對酌，小語喁喁，復由蔡鏐問及小鳳仙履歷，鳳仙自言本良家子，因父被仇人陷害，乃致傾家破產，鬻己爲奴，輾轉入勾欄，起初負着志氣不肯接客，經鴉母再三脅迫，方與鴉母訂約，客由自擇，每月以若干金奉母。鴉母拘他不過，仍任他所爲。不過隨時監督，偶或月金不足，才與他嘮叨數語罷了。小鳳仙述畢，又不知流了若干淚珠。後復轉詢蔡鏐意

向。蔡鏐道：「來日方長，慢慢兒總好說明。」小鳳仙懊惱起來，竟勃然變色道：「公尙疑我麼！」語甫畢，竟忍痛一絞，嚼舌出血，噴出席上道：「奴若洩君祕密，有如此血。」蔡鏐道：「這又是何苦呢。我已知卿的真誠了。但屬垣有耳，容待後言。」小鳳仙乃徐徐點首，待至酒興已闌，方由小鳳仙啓門，叫進兩碗稀飯，蔡鏐喝了幾口，即便放下，當由侍兒絞給手巾，揩過了臉，隨身掏出計時表，仔細一看道：「時間不早了，我要回寓哩。」小鳳仙慨然道：「兒女情腸，容易消磨壯志，我也不留你了。」蔡鏐道：「明日還要相見哩。」小鳳仙向他點頭，蔡鏐即出門去了。

次日傍晚，又復到雲吉班，由小鳳仙接著，即問酒席有否備就？小鳳仙道：「已預備停當了，敢問貴客可邀齊了麼？」蔡鏐道：「即刻就來。」小鳳仙即令鴉奴等整設桌椅，辦齊杯箸，一剎那間，電燭放光，四壁熒熒，外面已有車馬聲蹴踏而來。蔡鏐料知客至，正要出迎，但聽得一人朗聲道：「松坡，你真是個誠實的君子，今宵踐言設席哩。」蔡鏐望將過去，乃是參政院同僚顧繁，便答道：「巨六兄！你首先到來，也是全信，也好算一個誠實人哩。」語畢，便導入入室，小鳳仙也出來應酬，顧繁正要稱賞，連接便是楊度孫毓筠胡瑛阮忠樞夏壽田等數人，陸續報到，由蔡鏐一一導入，楊度見了小鳳仙，眼睜睜的看了一會，小鳳仙反不好意思起來，只望蔡鏐身邊，閃將過去。蔡鏐也已覺着，笑語楊度道：「你像是認錯了，這是小鳳仙，不是小賽花。」阮忠樞即插嘴道：「人家已經吃醋了，哲子還要

沈沈似賊，作什麼呢？」楊度方轉向忠樞道：「不信這個俏女郎，偏能籠絡大蔡做一個臧文仲，真是匪夷所思。」蔡鏐道：「狗口裏無象牙，你何爲被小賽花所迷，演出一齣穆柯寨？」胡瑛道：「我等是來吃喜酒並不是來討便宜，大家省說幾句，還是事歸正傳爲是。」於是相將入座。蔡鏐隨道：「梁公爲了何事，到此時還不見來？」楊度笑道：「想是赴龍王處借寶去了。」話未說完，外面已有人傳喊道：梁大人到了。蔡鏐忙自出迎。大家亦一律起座，但見碩大無朋的梁財神，大搖大擺的踱將進來，臉上已含着三分酒意，對着諸人道：「我與敝友談心，多飲幾杯，累得諸君久候，抱歉異常。」大家都謙詞相答，因檯面已經擺齊，遂公推梁士詒坐了首席，餘人依齒坐定，蔡鏐乃坐了主位，招呼龜奴，呈上局票。各人都依着熟識的名妓，寫入票中，獨楊度握住了筆，想了一會，大家都道：「哲子敢是怕羞，爲何不寫小賽花？」楊度不睬，隨下筆寫一「花」字，大眾又道：「寫錯了寫錯了，『花』字在下，爲何翻轉頭來？」正說着，楊度已接寫「元春」二字。大眾又道：「這是袁大公子的票，花界請願團的首領，那肯輕易到來？」楊度道：「我去叫他，自然就來。」蔡鏐亦湊趣道：「元春不至，怎顯得這位楊大人？」待至列坐寫齊。方交與龜奴，隨票徵召去了。

喜酒冷醋如何調停

小鳳仙即攜着酒，各斟一杯狀元紅。梁財神發言道：「我等在此吃喜酒，恐蔡夫人又在寓吃冷醋，我恰要請教松坡。如何調停？」楊度道：

(二)戀仙鳳坡松蔡

「這又是松坡的故事了，我也微聞一二。」蔡錫道：「男兒作事，寔畏婦人？」梁財神道：「這也休說！對着外面如此硬朗，一入閨中，恐開了獅吼，便弄得沒主張，或轉向牀前作矮人呢。」蔡錫憤然道：「梁公且看！我不是這般庸懦，已準備與他離婚。」顧驚道：「你們是結髮夫妻，為甚麼無緣無故，說起離婚兩字來？若歸我判斷，簡直不准。」胡瑛復插入道：「列位同來賀喜，為何說這掃興話？且蔡君新得美人，正是燕爾的時候，我們應猜拳吃酒，賀他數杯呢。」孫毓筠夏壽田等齊聲贊成，迅由胡瑛開手，與蔡錫猜了數拳。餘人挨次輪流。互有輸贏。剛剛輪完，只聽門簾一響，走進了好幾個粉頭，各打扮得異樣鮮妍，彷彿如花枝兒一般，釵光鬢影，脂靨粉香，正是目不勝接，鼻不勝聞。各粉頭均依着相識，在後坐下，獨楊度所叫的花元春，還是未到。蔡錫笑道：「這花姑娘又想請願去了，哲子今日恐要倒霉呢。」楊度道：「想不至此。」胡瑛道：「還不如再行猜拳，既賀了蔡松坡，也須續賀鳳姑娘。況他的姊妹們，來此不少。何不叫他敬酒呢？」小鳳仙連忙推辭，胡瑛不從，當更擺好檯杯，令各粉頭猜拳。頓時呼五喝六，一片清脆聲，振徹耳鼓，釵釧亦激得鏗鏘可聽。小鳳仙輸了幾拳，飲得兩頰生紅，盈盈春色，蔡錫恐他不勝酒力，便語小鳳仙道：「你素不善飲，我與你代幾杯罷。」梁財神接口道：「不准，不准。」說着時，外面已報花小姐到了。楊度喜慰非常，幾欲出座歡迎，大眾也注目門外，但見一個很時髦的麗姝，大踏步跨進門檻，見首席坐着梁

財神，便先踱至梁座旁，略彎柳腰，微微一笑道：「有事來遲，幸勿見罪。」梁亦拈鬚一笑，他乃慢慢的走至楊度身旁，倚肩坐下。楊度笑問道：「你有甚麼貴幹？」元春即接口道：「無非為着請願事，與姊妹們續議進行，若非你來召我，我簡直要告假呢。」楊度聞了此言，似覺得格外榮寵，連面上都突突有光。大家聽了「請願」二字，又講到帝制上去，如何推戴，如何籌備，各談得津津有味。蔡錫也附和了數語。孫毓筠向楊度道：「我等拳已輪徧，只有花小姐未曾輪過了。」楊度道：「啊喲，我幾乎忘記了。」花元春恰也見機，便伸出玉手，與全席猜了一個通關，復與小鳳仙猜了數拳，略憩片刻，便起身告辭，竟自去了。梁財神目送道：「怪不得他這樣身價，將來要備選青宮。今日到此，想還是哲子乞求來的。」楊度把臉一紅，只託言酒已醉了。蔡錫隨招呼進飯，一面令小鳳仙斟酒一巡，算是最後的敬禮。大眾飲乾了酒，飯已搬入，彼此隨意吃了半碗，當即散座。有洗臉的，有吸菸的，又混亂了一陣，各粉頭陸續歸去，自梁財神以下，也依次告歸。蔡錫一一送出，仍返至小鳳仙室中。小鳳仙道：「這等大人先生，有幾個含着國家思想，令我也不勝杞憂哩。」蔡錫道：「天下興亡，匹夫有責，這為我輩男子說的，與你們何干？」小鳳仙正色道：「我們與你們何異？你莫非存着男女的界限，貴賤的等級麼？但我聽說現在世界，人人講平等，說大同，既云平等，還有甚麼男女的界限？既云大同，還有甚麼貴賤的等級？你會做過民國都督豈尚未明此理真正可笑。」蔡錫笑

道：「算我又說錯了，又被你指斥哩。」言畢欲行，小鳳仙道：「夜已深了，不如在此權宿一宵。」蔡錫道：「我不如回去的好。」正要出房，那鴿母已搶入道：「我有眼無珠，不識這位蔡大人，現問明蔡大人的車夫，方才知曉。現已將車夫打發回去，定要蔡大人委屈一夜呢。」言至此，便將蔡錫苦苦攔住，錫乃返身入房，鴿母隨入，向小鳳仙道：「你也瞞得我好，我今日貴客到臨，才料這位大人，不在人下，虧得問明車夫，方知來歷。鳳仙，我今年正月，給你算命，曾說你是有貴人值年，不意竟應着這位蔡大人身上呢。」蔡錫對他一笑，他復接連是大人長，大人短，說個不了，惹得蔡錫討厭，便道：「我就在此借宿，勞你費心一日，差不多到兩點鐘了，請去安睡吧！」鴿母乃去，未幾，即令龜奴搬入點心數色，蔡錫復道：「我已飽了，你們儘管去睡罷！」龜奴去後，小鳳仙掩戶整衾，不消細說，這一夜間，兩人密敘志願，共傾肺腑，錦帳縮同心之帶，紅綉證齒唇之盟，蘇小小得遇知音，關盼盼甘殉志士，這真所謂佳話千秋了。

本雜誌本期如有掉頁、缺頁、污損，請寄回臺北市龍江路一〇八號三樓中外雜誌社調換。